

一千零一個實影與鏡象

張淑英（台大外文系教授）

當代拉丁美洲作家群像裡，年少文采洋溢，卻對政治滿腔熱血，投身在野，致力政
府改造，也曾經最貼近政治權力核心的人，除了秘魯的巴加斯·尤薩（M. Vargas Llosa）
之外，要算是尼加拉瓜小說家塞吉歐·拉米瑞斯（Sergio Ramírez, 1942-）了。拉米瑞斯
比尤薩幸運，有機會步上政治舞台，盱衡政治抱負在理想與實踐間的落差與鴻溝，走它
一遭之後，發覺只有創作可以包容謊言，也只有文學可以讓真實與虛構在扉頁的折線間
馳騁。

二十一歲便出版個人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的塞吉歐·拉米瑞斯，服膺尼加拉瓜農民革
命份子桑定（Augusto César Sandino, 1895-1934）的主張，長期領導尼國桑定解放陣線對
抗蘇慕薩政權，被稱為「桑定主義最甜美的臉」，一九七九年多次掌控尼加拉瓜政權，前
後長達三十三年。蘇慕薩家族垮台後，拉米瑞斯也於一九八四年民主選舉中當選副總
統，直至一九九〇年。在副總統職務期間，他出版了以蘇慕薩為主題的小說《神聖的懲
罰》（*Castigo divino*）。卸任之後，一九九八年以《瑪格麗妲，美麗的海洋》（*Margarita, está*

hinda la mar) 與古巴作家耶里謝歐·阿爾貝多 (Eliseo Alberto) 的《蝸牛海灘，一隻孟加拉虎》(*Carracol beach*) 共同贏得首屆的西班牙「豐泉國際小說獎」。二〇〇二年出版《只留下陰影》(*Sombras nada más*)，仍然以蘇慕薩家族政權為主軸；二〇〇四年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(*Mil y una muertes*) 以另一種角度再現《瑪格麗妲，美麗的海洋》中的主角——尼加拉瓜詩人魯班·達里歐 (Rubén Darío)。二〇〇六年他以政治文化評論者的角色來台灣參加「民主論壇」，國人還來不及親炙他的文采。二〇〇一年八月第一屆巴拿馬國際書展(也是第五屆中美洲國際書展)，受邀的學者作家晚宴時同席，我在餐宴中看到拉米瑞斯，他一張「甜美的面孔」，溫文靜謐的神情，說他想寫一部生死主題的小說……。如今，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從西文到中譯本在奧運的時限內促成，這樣的速度已相當令人期待雀躍。

二〇〇四年迄今，拉米瑞斯陸續又祭出賞析西班牙、拉美文壇大師的文學評論《悲情士紳》(*Señor de los tristes*)、以動物為題材的短篇故事《動物王國》(*El reino animal*)；以及文評《被遺忘的鼓》(*Tambor olvidado*)，探索非洲黑奴的歷史文化對「河流匯聚之地」的尼加拉瓜的影響。以長篇創作而言，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是最新的力作，就主題、取材面向來看，有別於以往側重政治界面的小說。

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的故事從兩條平行線分別鋪陳，時間貫穿十九世紀，述及歷史

脈絡時，回溯到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若干細行。故事從一位不知名的敘述者開始，他娓娓訴說家族故事，自己在襁褓中開始漂泊，最後成爲一名攝影師，往來達官貴人之間。他也鉅細靡遺談論父親的生平與抱負、政治生涯攀到高峰又曇花一現地幻滅。母親凱薩琳——加勒比海蚊族王國的公主，奉國王兄長之命來到尼加拉瓜與父親成爲夫妻、繼而再嫁，最後守寡開起妓院的境遇。另一個脈絡是作者拉米瑞斯，他開門見山，提到個人因職務和旅行參訪之便，諸多偶遇讓他對一位名爲卡斯提翁的攝影師深感興趣，幾番輾轉，將各種不同的資訊、照片勾勒拼貼，發現卡斯提翁往來多文人名流，從中牽引出十九世紀文壇騷人墨客的軼事。這兩條平行線像師傅手中的拉麵，當兩條平行線對折，看似要黏合，卻在那桌上一抖瞬間，又彈出更多線條。

爲什麼是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？拉米瑞斯在小說的獻詞下引用墨西哥詩人比亞烏魯蒂亞（Xavier Villaurrutia）的詩篇〈墓誌銘〉的幾行詩句，辯證「清醒即死亡、死生如來去」的存在主義和虛無思維，這是小說第一個互文的細節。再逐頁閱讀這本上流社會寫真集之後，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像是雪赫拉莎德的《一千零一夜》，行將死亡的人（行將斷訊的線索）在每一夜／頁的敘述中復活。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也像是皮藍德羅的《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》，作者——小說人物——讀者三角循環的纏繞，每個角色既是本尊，也是分身。最後，我們似乎想起許多類同敘述技巧的作品，拍案自詡，驚覺一開始我們隱約

有意識，也是那個追尋人物的作者／讀者。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是拉米瑞斯向許多大師致敬，並且也相當完美呈現自己的寫作成果的作品。

拉米瑞斯帶著他會有的政治企圖、創作的執著、對權力的思索、拉丁美洲乖舛的被殖民歷史，加上後殖民與後現代的涵養與訓練，他用擬仿 (pastiche) 和嘲諷 (parody)、後設小說和互文等技巧，一定也熟悉羅蘭巴特的《神話學》和攝影札記《明室》，然後用巴赫汀強調的「多元的聲音，獨立清晰的意識，能夠聽到每個樂音的交響樂」的論述去寫這本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，最後神來一筆，在後記加入奇幻的色彩。或許，拉米瑞斯未刻意設下如此多的理論架構，只是很巧合地這些元素我們都從小說看到了。

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有一些特點和以往的創作不盡相同，拉米瑞斯軟化以往著墨尼國內政的獨裁暴力，他試圖將尼加拉瓜和歐洲的臍帶連結起來，而且不只是那個永遠割不開的殖民者西班牙而已。這回延伸到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代，法國拿破崙三世，恐怖地帶蓋世太保……等等。城市的地圖捲軸也從尼加拉瓜最初的首府雷翁、格拉那達、延展到華沙、巴黎、倫敦、馬德里、巴塞隆納、馬約卡島的巴德摩沙……等。就像尤薩的小說《天堂在另一個角落》(2003) 也將法國的高更拉回到秘魯，將他跟秘魯外祖母的血緣銜接起來。小說引人入勝的故事是諸多名流仕紳與文人齊聚：現代主義之父——尼加拉瓜詩人魯班·達里歐，法、俄的頂尖鍵筆福樓拜、喬治桑、屠格涅夫；鋼琴詩人

「我不知道我們當中那一個寫下了這一頁。」這謎團也似波赫士的〈環墟〉，想創造別人的人最後發現別人正在創造自己。古巴小說家卡布列拉·殷凡特的巨著《三隻傷心老虎》(Tres tristes tigres) 擬仿卡本迪爾 (A. Carpentier) 的作品就是大小說指涉短篇小說的經典作品。更近的例子則有魯伊斯·薩豐的《風之影》，塑造達尼、遺忘書之墓和《風之影》的作者與讀者的關係。然而。追根究底，這最初始的濫觴還是賽萬提斯在《吉訶德》第一部第九章、第二部第一章提到《吉訶德》的作者是阿拉伯作家熙德·阿梅德·貝南黑利的妙喻。

多少人在寫自述？多少人在說故事？多少真實？多少虛構？作者是達里歐？巴加斯·維拉？拉米瑞斯？卡斯提翁？抑或卡斯提翁的孫子魯班？還是說故事接力？閱讀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繁多的人物與地理時，有必要確認當中真實的歷史脈絡和政治現實，始能感受文字底層作者想像的巧思，而不至於因繁瑣陌生而陷入閱讀的障礙。小說要角卡斯提翁攝影師和孫子魯班有虛構之必要成分，其餘均為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真實人物，連記者羅德斯都是真人真事真姓名。法蘭西斯科·卡斯提翁曾為尼加拉瓜總統 (1856-1857)；蚊族王朝建於一六六一年，直至一八九四年始併入尼加拉瓜。十九世紀巴拿馬還是哥倫比亞的一部分時，尼加拉瓜運河的夢想的確曾在建築工程的藍圖裡描繪過。達里歐寫過〈漂泊之歌〉詩篇，歌頌過無數次的「王子」，卻不見〈漂泊不定的王儲〉。巴加斯·維

拉於一九一七年寫過《魯班·達里歐》小傳，〈喝醉酒的農牧神〉則有待商榷。達里歐的確於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三年兩度造訪馬約卡島；蕭邦和喬治桑也在一八三八—三九年短暫定居此島，島上的巴德摩沙（Valldemosa，這字拆解下來，涵義貼近「美麗的華爾滋」）至今都是馬約卡島吸引觀光客造訪這對戀人往昔足跡的景點。小說的爬梳會讓人覺得「簡直說的跟真的一樣」，但是真偽如同鏡像，歷史之外，許多情節就像是拉米瑞斯的另一本文集《真正的謊言》。

卡斯提翁的攝影師身分和照片成爲這部小說的一個特點，我們也可以挪用羅蘭巴特論攝影的「刺點」（影像中如箭般射進令觀者震撼的細節）、「知面」（觀者的人文涵養對照片產生興趣）和「此曾在」（時間元素，過去與現在合一，又立即變異）解釋這部小說的「假作真時真亦假」的迷離錯置、拉米瑞斯透過攝影展對卡斯提翁的興趣、以及卡斯提翁透過那第三隻眼讓人驚異震撼的一系列照片。例如，屠格涅夫死後拍攝的遺容，達里歐著隱士僧袍的模樣，卡斯提翁當下拍下的街頭被射殺的女兒和女婿的死狀。卡斯提翁說：「倘若我們翻閱一位已故者的相簿，就會看到他在各個時期、擺出各種姿勢、和不同的同伴出現在不同場合的照片。雖然相簿的主角很有可能活在另一個時代，和我們素昧平生，我們仍然可以發現他在每張照片裡看起來都不一樣，並透過這個過程在心中重組他的真實樣貌。然而，如此的樣貌是不存在的，因爲我們所認定的這個人一定和真

正的他有所出入……」。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原著首印版的封面耐人尋味，也可以呼應上述的詮釋。封面底層分成二十個小格，分別是粉紅、黃色、紫色、藍色的骷髏頭浮水印，然後是達里歐不同時期的照片：左邊是二十歲的達里歐肖像，中間是穿著外交官服飾，擔任大使的達里歐，右上角一朵紅玫瑰，右下方是達里歐最為人熟知的托腮沈思照，以及下方的達里歐簽名。這是拉米瑞斯向達里歐致意的另類方式。達里歐效法法國的象徵主義和高蹈派詩學，締造西語文學現代主義的高峰，拉米瑞斯在《瑪格麗妲，美麗的海洋》裡讓達里歐美麗復活，在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裡讓達里歐變形。

小說裡諸多文人都有瀕臨死亡的負面敘述：達里歐的酗酒、福樓拜的梅毒、蕭邦的肺結核、屠格涅夫的骨癌、喬治桑的煙癮、卡斯提翁、大公爵等人的斷袖之癖或雙性傾向……等等。藝術家、文人神采奕奕的一面，也有他們頹廢失志、與凡人無異的弱點。小說中有許多瑣碎但貼切的每日記事，豬的描寫最是頻繁。不管是展示豬、比賽豬、養豬守則、送上屠宰場做臘肉香腸的豬，為何拉米瑞斯執迷地讓豬遊走字裡行間？福樓拜、喬治桑、屠格涅夫、蕭邦、達里歐，這些繆思「天鵝」都跟豬扯上關係。這是卡夫卡的人變甲蟲的荒謬《變形記》和唯美的現代主義交錯的時代，也是現代主義追求華麗胼文和虛無主義並行的時代。英雄豪傑也有大江東去之嘆，殊不知吉訶德先生三度出遊之後，挫敗返鄉，迎面相遇也是一群豬，他說：「遊俠騎士打了敗仗，就該給豺狼吃掉，給黃

蜂叮，給豬踩；這都是天上的懲罰。」豬似乎變成崇高理想幻滅的隱喻，也是去除面具、還原真相的元素。

何謂小說？拉米瑞斯的定義是：「在作家的企圖和執著中存活的東西」。《一千零一次死亡》隱含了一千零一個執著，在歷史、真實、虛構的凹凸鏡中戲耍，創造出無止境的偶然和企圖。